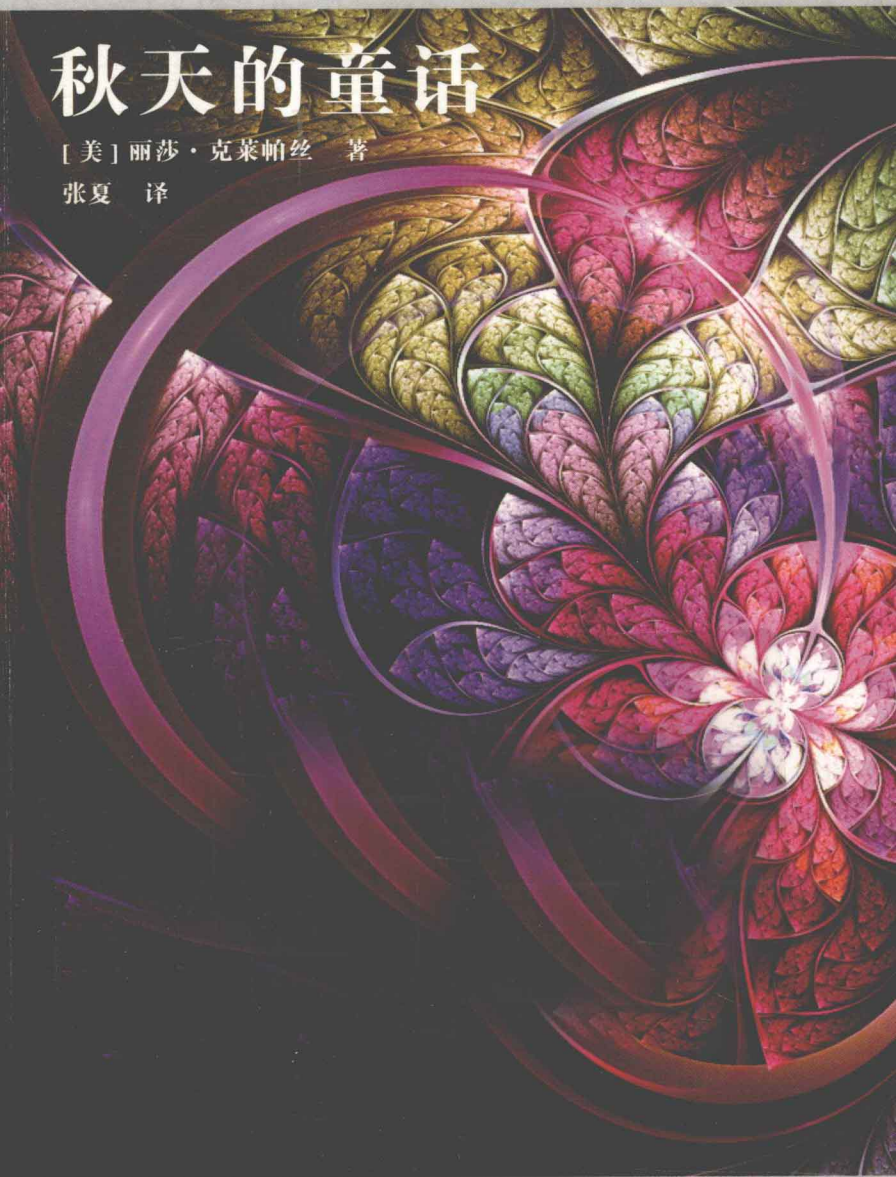


秋天的童话

[美] 丽莎·克莱帕丝 著

张夏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秋天的童话

[美] 丽莎·克莱帕丝 著

张夏 译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2012-3053 号

Lisa Kleypas

IT HAPPENED ONE AUTUMN

Copyright © 2005 by Lisa Kleypas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William Morris Endeavor
Entertainment, LLC,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2 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秋天的童话/(美)克莱帕丝著;张夏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2
(壁花系列)

ISBN 978-7-02-009178-2

I. ①秋… II. ①克… ②张… III. ①长篇小说-美
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84764 号

特约策划:邱小群

责任编辑:曾少美

封面设计:汪佳诗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制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222 千字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 张 11.25
印 数 1—10000
版 次 2012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09178-2
定 价 28.00 元

献给克里斯蒂娜·多德
我的姐妹,我的朋友,我的灵感

爱你的 L. K.

序幕

伦敦, 1843

两位年轻的小姐立在香水店的门口, 其中一位不耐烦地拖住同伴的手臂。“你非要进去吗?” 个子较小的女孩带有平缓的美国口音, 边说边抗拒着要把她拖进那安静小店的同伴。“这种地方总是令我非常厌烦, 莉莲——你站在那, 一闻起来就是好几个小时……”

“那你就去跟女仆在马车车厢里等着。”

“那就更无聊了! 另外, 我也不应该让你单独去任何地方。没我在一旁, 你准会闯祸的。”

个子高些的女孩毫不淑女地开怀大笑, 她们一起走进店铺。“你不是想保护我, 让我远离麻烦, 黛西。你只是不想在我闯祸时错过好戏。”

“不幸的是, 在这样一个香水店里没什么好戏。”同伴没好气

地答复。

迎接她们的是一声轻笑，两个女孩转过身面对着一位戴眼镜的老人，他正站在沿墙一排橡木花纹的柜台后面。“您确定如此吗，小姐？”当她们靠近时，老人笑吟吟地问道。“总有些人相信香味有魔力。一件物品的香味是它最纯净的精髓。某种香气能够唤醒昔日情怀和甜蜜往事的魅影。”

“魅影？”黛西重复了一遍，琢磨着。

“亲爱的，他并不真的是这个意思。香味并不会招来幽灵，而且也并不是真的有魔力，只是气味微粒的结合体被送入到你鼻子中的嗅觉神经。”另一个姑娘不耐烦地回答。

这位老人——菲尼亚斯·内特尔先生饶有兴味地盯着两个女孩。她们两个都容貌脱俗，尽管妩媚动人，发色乌黑衬着白皙的皮肤，却有着土生土长的美国女孩固有的容貌特征。“请吧，”他招呼着，向她们示意近旁墙边的货架，“欢迎参观我们的商品，小姐们的称呼是……”

“鲍曼，”年长的女孩愉快地说道。“莉莲·鲍曼和黛西·鲍曼。”她瞥了一下老人刚才正在招待的衣着讲究的金发女子，似乎了解到他现在并没有时间招呼她们。

当那位犹豫不决的顾客对着内特尔为她取出来的一大堆香水难以取舍时，两个美国女孩饱览了货架上那些香精、古龙水、发油、发蜡、乳霜、香皂以及其他的理容物品。这里有盛在水晶瓶里的沐浴精油，锡罐装的草药膏，还有用来提神的精巧盒装的紫罗兰软锭。靠下层的几排架子上珍藏的是有香味的蜡烛和墨水，香包里填满浸透丁香香气的嗅盐和百花香钵，以及装有香膏

香脂的瓶瓶罐罐。不过内特尔注意到叫黛西的年纪稍轻的女孩对各色商品兴趣一般，而年长一些的莉莲则驻足在一排香气天然的精油和萃取液前。有玫瑰、鸡蛋花、茉莉、佛手柑等诸如此类的味道。她拿起琥珀色玻璃瓶，小心打开瓶盖，带着欣赏的表情闻了闻。

金发女士终于决定挑选了一小瓶香水，离开店铺，随着店门开阖，一只小铃铛轻快地响起。

莉莲转头瞥了一下正走出店外的女人，若有所思的咕哝道：“我想知道为什么那么多浅发色的女人都散发着琥珀的气味……”

“你是说琥珀味香水吗？”黛西问道。

“不是，是她们自己皮肤的味道。琥珀，有时是蜂蜜……”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黛西深思不得其解地笑着问道。“人们闻起来才不会有味道，除非是他们该沐浴了。”

两个人看起来好像都对彼此的想法感到诧异。“不，人们是有味道的，”莉莲说道。“每个人都有某种气味……你不会是从来没注意到吧？有些人的皮肤有苦杏仁的气味，或是紫罗兰，而其他人……”

“其他的人有着杏子的香气，或是棕榈树汁，还有新鲜的干草味。”内特尔评论道。

莉莲带着满意的表情看了他一眼。“是的，正是如此！”

内特尔摘下眼镜并小心地擦拭着，心中充满疑问。可能吗？这个女孩居然可以察觉人们独特的气味，这可能吗？他自己可以做到——但这是种难得的天赋，据他所知还没有任何一位女性也拥有它。

莉莲·鲍曼一边向他走近，一边从手腕上悬着的钉珠手袋内取出一张折叠起来的纸条。“我有一份香水的配方，”她说将纸条递过来，“不过我对成分的配比还不确定。或许您能替我调配出来？”

内特尔打开纸条看着配方，他发灰的眉毛微微挑起。“非同寻常的组合。但非常有趣。我认为，它会很出色。”他兴味盎然地看了她一眼。“鲍曼小姐，我能否请教这份配方的来历？”

“就是我想出来的。”一个自然的笑容使她的表情柔和起来。“我试着去考虑什么样的香味可能增添我的魅力。不过就像我提到的，搞清成分的配比对我来说太难了。”

内特尔垂下眼帘掩饰自己的疑虑，又看了一次香水的配方。常常有客人会找到他，请他调制以玫瑰或薰衣草为主香调的香水，但是从来没有人给过他这样的配方。更有趣的是，实际上这份配方中对多种香味的选择与众不同，却够和谐。兴许这样特别的组合只是她的无心之选。

“鲍曼小姐，”他说道，好奇于她这项才能的程度，“可否允许我为您展示一些我配制的香水？”

“当然可以，”莉莲愉快地答道。她向柜台靠近一些，此时内特尔展示出一只装满淡色、闪亮液体的小水晶瓶。“您这是做什么？”当他将几滴香水晃出倒在一块洁净的亚麻手帕上时，莉莲问道。

“不应该直接对着瓶子闻，”内特尔一边解释，一边将手帕递给她。“首先应该将它暴露在空气中，让酒精挥发……这样留下的才是香水真正的香气。鲍曼小姐，您觉得这款香水中有哪

不同的成分？”

即便是经验最丰富的调香师要分别出混合香水中的多种成分也颇为费劲……要经过数分钟、甚至是几小时的反复嗅闻逐一分辨出每种成分。

莉莲低下头闻着手帕散发的芬芳。就像钢琴师技法灵活地弹奏练习音阶那样，她毫不犹豫地识别出其中的成分，使得内特尔大为惊讶。“橙花……橙花精油……龙涎香，还有……苔藓？”她顿住了，睫毛上扬显露出柔和的棕色瞳仁，眼中闪过一丝疑惑。“在香水中加苔藓？”

内特尔注视着她，毫不掩饰自己的惊奇。一般人识别复杂气味中的成分时，能力相当有限。识别出主香调尚有可能，像玫瑰、柠檬、薄荷这样明显的香味，不过绝大多数人都不具备分辨各种层次和某种经过改良的特殊气味的能力。

回过神来，内特尔微笑回应她提出的问题。他总是用独特的香调为他的香水增色，使其香气悠长、层次丰富，但从没有人猜到过其中的任何一种成分。“感官会因为复杂性和隐藏的惊喜而愉悦……这里，再试试这个。”他拿出一块新的手帕并洒上另一种香水。

莉莲又一次易如反掌地完成了任务。“佛手柑……晚香玉……乳香木……”她犹豫了一下，再次吸入香气，让浓郁的香气充分进入肺中。一种玩味的笑意挂上她的嘴角。“还有一点咖啡。”

“咖啡？”她妹妹黛西惊呼起来，并埋头在瓶口之上。“这没有咖啡的味道啊。”

莉莲向内特尔投来询问的一瞥，他笑了笑，肯定了她的猜测。“是的，正是咖啡。”他激赏地摇摇头。“鲍曼小姐，您真有天賦。”

莉莲耸耸肩自嘲地答道：“这个天赋恐怕在寻找意中人时用处不大。我的运气只能拥有这种派不上用场的才能。我要是有美妙的嗓音，或者是个大美人就好了。就像我母亲说的，喜欢闻来嗅去可不是淑女的所为。”

“在我的店里不会是这样。”内特尔回答。

他们就像其他人讨论在博物馆中见到的艺术品那样继续聊着气味：经过数日阴雨后树林里甜美、昏暗、生机勃勃的气味；海风醉人的甜香；松露菌浓烈的霉味；漫天飞雪时清新刺鼻的寒气。黛西很快就意兴阑珊走去货架旁闲逛，打开罐装的蜜粉使她打了个喷嚏，接着又在挑选一听香锭时搞出一些声响。

随着谈话的继续，内特尔得悉女孩们的父亲在纽约从事香水和肥皂制造生意。通过偶尔到访公司的实验室和工厂，莉莲积累了香水以及合成的初步知识。她甚至还曾经帮忙为鲍曼品牌的一款肥皂研发出一种香味。她从没受过真正的训练，但是内特尔很清楚，她是个天才。不过，因为她的性别，这种天赋永远不会得以彰显。

“鲍曼小姐，”他说道，“我要给您展示一种精油。如果您能在这里多等一会儿，让我到里面去把它找出来就太好了……”

好奇心作祟，莉莲点头答允并弯曲手肘靠在柜台上，这时内特尔消失在门帘后从店面通往后面贮藏室的过道里。贮藏室里堆满了成沓的配方，成柜的蒸馏、萃取和染色设备，还有满架的

容器、漏斗、调和瓶以及量杯——一切与他手艺相关的东西。架子顶端放着若干麻布包裹的书籍，记载着关于古高卢和古希腊香料艺术的文字。一名优秀的调香师是能点石成金，又集艺术家和魔法师于一体的。

登上木制四脚梯，内特尔从架子顶部取下一只小松木盒。他走回前头的店面，将盒子放在柜台上。鲍曼家的两姐妹都凑近观看，随着他打开极小的铜锁，露出一个用线和腊封口的小瓶。那半盎司近乎无色的液体是内特尔获得的最昂贵的精油。

将小瓶开封，他在手帕上涂上珍贵的一滴并递给莉莲。一闻上去轻淡温和，几乎不会引起注意。但当它直抵鼻腔，突然变做一种惊人妖冶的芬芳，而在最初扑鼻而来的香气褪去以后，萦绕不去的则是一丝甜美的气息。

莉莲带着惊叹，举着手帕注视着他。“它是什么？”

“一种只在夜晚释放香气的稀有兰花，”内特尔答道。“花瓣纯白，远胜茉莉的清香。通过对花蕾加热蒸馏无法获得它的精油——这种花非常娇嫩易碎。”

“那是冷粹法吗？”莉莲低声说着，所提到的过程是将珍贵的花瓣浸渍在层叠的油脂中，直到油脂吸饱了花瓣的芬芳，接着再使用酒精作为溶剂，分离出高纯度的精油。

“是冷粹法。”

她又嗅了一下精油。“这种兰花叫什么名字？”

“暗夜女郎。”

那个名字引得黛西高兴得轻声笑起来。“它听起来就像我母亲禁止我阅读的那些小说中某一本书名。”

“我建议用这种兰花香代替您配方中的薰衣草，”内特尔说道。“可能更贵一些，但在我看来，它会是完美的尾调，尤其是您打算用琥珀做固香剂。”

“那要贵多少？”莉莲问道，当内特尔说出价格时，她惊讶得睁大双眼。“上帝啊，买这么多的黄金都没有这么贵。”

内特尔作秀般将小瓶子举起置于光线之中，瓶中的液体宛如钻石般闪闪发光。“魔力哪会有便宜货。”

莉莲笑起来，而此时她像被催眠一般，目光紧盯着瓶子。“魔力，”她语带嘲弄。

“这款香水将会使魔法产生，”他对她露出微笑，坚持说道。“实际上，我会添加一种秘密的成分来提升它的威力。”

虽然着迷却也疑虑难掩，莉莲与内特尔约定好当天晚些时候来取香水。她为黛西那罐香锭和预定的香水付过钱，就与妹妹一起走出香精店。莉莲的视线掠过妹妹的脸，黛西总是会轻易受到感染，从表情就能看出她对有魔力的配方和神秘成分正展开丰富的想象。

“莉莲……你会让我用一点那个魔法香水，对吧？”

“我不是一直都和你分享的吗？”

“才不是呢。”

莉莲咧嘴一笑。尽管姐妹俩会假意竞争，偶尔也会拌嘴，但她们是彼此最坚定的盟友和最知心的朋友。在莉莲的生活中，没什么人像黛西那样爱她，妹妹对最丑陋的流浪狗、最吵闹的孩童，以及那些有瑕疵或是被丢弃的事物都充满爱心。

然而虽然她们亲密无间，性格却截然不同。黛西是个理想

主义者、梦想家，一个时而幼稚奇想，时而心智机敏善变的人。莉莲清楚自己话语尖刻，在自己和外界之间设下防御的堡垒——有着一如既往的愤世嫉俗和辛辣的幽默感。她对自己周围的小圈子极度忠诚，特别是对壁花们，这些相识于上一季的每一场舞会和社交聚会墙边的小姐们，这样为自己命名。莉莲、黛西，还有她们的朋友安娜贝尔·佩顿和伊万杰琳·詹纳曾共同发誓互相帮助寻找意中人。她们共同努力的结果是在两个月前帮安娜贝尔找到了天作之合——西蒙·亨特先生。现在莉莲排在下一个。就目前的状况而言，她们还不清楚该去吸引谁，对于怎么抓注意中人也还没个可靠的计划。

“我当然会让你试试那款香水，”莉莲说。“不过天晓得你是想从中得到什么。”

“将会有一位英俊的公爵就此疯狂地爱上我，理应如此。”黛西答道。

“你没注意到贵族中年轻又英俊的屈指可数吗？”莉莲揶揄道。“他们大多愚蠢、古板，摆出一副苦大仇深的面孔，非得拿钩子才能拉平。”

黛西吃吃笑起来，伸出手臂揽住她的腰。“般配的绅士们正等着被发现，”她说。“而我们将会找到他们。”

“你怎么这么肯定？”莉莲挖苦地问。

黛西报以顽皮的笑容。“因为我们有了魔法。”

第一章

石字庄园,汉普夏郡

“鲍曼一家已经到了,”奥莉维亚·肖夫人在书房的门口,向坐在书桌边被一大堆账簿围绕的哥哥宣布。午后的阳光从长方形彩色玻璃窗流泻而入,成为这间红木镶板的简朴房间内唯一的装饰。

马库斯·韦斯特克里夫伯爵,皱着眉从账簿间抬头看了一眼,黑色的眉毛在黑眸色的眼睛上方拧在了一起。“大混乱开始啦!”他小声抱怨。

妹妹奥莉维亚笑起来。“我想你是指那家的俩姐妹?她们并没有那么糟糕,对吧?”

“是更糟,”马库斯简单答道,当他看到手中被暂忘的钢笔已经在一排整洁的数字上留下大片墨水渍时,怒意更深了。“我还没见过比那两位举止更粗鲁的年轻女士。尤其是那个姐姐。”

“哦，他们是美国人，”奥莉维亚解释道。“是要给她们一定程度上的自由，这样才公平不是吗？不能指望她们对我们那些社交规则的细枝末节都能了解……”

“我可以容忍她们不讲究细节，”马库斯唐突地插话。“你也知道，我不是那种会挑剔鲍曼小姐拿着茶杯时小拇指姿态的人。我所反感的是在这个文明世界的每一处角落，都会引起异议的那种行为举止。”

行为举止？奥莉维亚思忖，这下事情变得有趣了。奥莉维亚往书房内挪近了些，她一直不喜欢这个房间，它强烈地唤起她对去世父亲的回忆。

任何对第八世韦斯特克里夫伯爵的回忆都毫无愉快可言。他们的父亲是个缺乏爱心又残忍的人，他所到之处都让人压抑得喘不过气来。他生活中的一切人、事、物均不合他心意。说到他的三名子女，只有马库斯接近他严苛的标准，不管他施予什么样的惩罚，也不论他的要求多么离谱、评价多么不公，马库斯从来不曾抱怨。

奥莉维亚和艾琳姐妹俩都崇敬她们的哥哥，他一贯致力于要出类拔萃，这使他在学校里取得最高分，在他参与的体育项目中拔得头筹，他对自己的要求比任何人都要严厉苛刻。马库斯是那种无所不能的男人，驯得服马，跳得好舞，文能在厅堂上对数学滔滔不绝，武能修理马车轱辘，救治伤员也不在话下。不过，他各式各样的成就从未得到过父亲的一句称赞。

回想起来，奥莉维亚意识到老伯爵这是有意要驱走儿子心中还残留的那点儿温柔和同情心。有那么一阵，他似乎是达到

了目的。然而，五年前父亲去世那时候，马库斯已经证明了，他与曾经被培养要成为的那种人截然不同。奥莉维亚和艾琳发现马库斯从来不会因为忙而忽视她们，而且不论她们的问题看起来多么无足轻重，他总是准备施以援手。他有同情心，温柔亲切，还善解人意——一旦了解到，在他过去人生绝大多数时间里，那些品质是他从未体验过的，就知道这真是不可思议。

话虽如此，马库斯也同样有点专横。喔……是非常专横。每当事关他所爱的人时，他就会巧妙地支使别人去做他认为最有利的事，没有表现出丝毫的良心不安。这当然算不上是个讨人喜欢的品质。非要奥莉维亚详细说出他那些缺点的话，她也必须承认马库斯还有点刚愎自用。

奥莉维亚对魅力非凡的哥哥露出怜爱的微笑，她不明白看着哥哥与父亲如出一辙的容貌时，怎么还会崇拜他。马库斯有着同样冷峻的容貌，宽阔的前额，薄嘴唇的阔嘴，同样浓密深黑的头发，挺阔的鼻翼，以及同样倔强的下巴。组合在一起说不上英俊，却引人注目……轻易就能吸引女士们的目光。与他们的父亲不同，马库斯敏锐的黑眼睛里总是闪着笑意，难得露出微笑时，就会令他满面生辉。

随着奥莉维亚走近，马库斯靠向椅背，手指交叉叠放在结实的腹部。这个九月初的下午有着不合节气的温暖，他已经脱掉了外套，卷起袖管，露出有淡淡黑色汗毛的强壮黝黑的小臂。他中等身高、身康体健，有着运动员般强壮的体魄。

奥莉维亚往后靠着书桌的边缘，面对着马库斯，急着想听之前提到的那位粗鲁的鲍曼小姐的“行为举止”。“我不明白鲍曼

小姐做过什么使你对她这么反感？”她大声说出想法。“说吧，马库斯。要是不说，我一定会凭空想象出一些超出可怜的鲍曼小姐能力所及的丢脸行为。”

“可怜的鲍曼小姐？”马库斯嗤之以鼻。“别问了，奥莉维亚。讨论这个就失礼于人了。”

与大多数男人一样，马库斯似乎并不了解没有什么比‘失礼于人’这个借口更能点燃女士们的好奇心了。“说出来，马库斯，”她命令道，“否则我就让你有苦也说不出。”

他嘲讽地挑起一边眉毛。“鉴于鲍曼一家的到来，这个威胁显然是多余的。”

“那么，让我来猜一下。你撞见过鲍曼小姐允许其他绅士亲吻她或是更亲密的行为？”

马库斯的回应带着嘲弄的似笑非笑。“才怪。任何心智正常的男人看到她，都会吓得掉头就逃。”

感觉到哥哥对莉莲·鲍曼未免偏见过重，奥莉维亚蹙起眉头。“她是个非常漂亮的姑娘，马库斯。”

“外表的美好不足以弥补她性格上的缺陷。”

“她有些什么缺陷？”

马库斯发出微弱的嘲弄，仿佛鲍曼小姐的缺点显尔易见。“她太爱操纵别人。”

“你也是如此，亲爱的。”奥莉维亚嘟哝。

他佯装没有听到。“她刚愎自用。”

“你也一样。”

“她骄傲自大。”